

THE WAY OF KINGS 王者之路 贰

[美] 布兰登·桑德森◎著 黄公夏◎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Copyright © 2010 by Dragonsteel Entertainment, LLC.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者之路: 全3册 / (美) 桑德森 (Sanderson, B.)
著; 黄公夏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8

书名原文: The way of king

ISBN 978-7-5624-7499-9

I. ①王… II. ①桑…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0854号

王者之路

(美) 布兰登·桑德森 著

黄公夏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史诗图书

责任编辑: 曾钰钦 版式设计: 豆 儿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刷: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1240 1/32 印张: 39.75 字数: 925 千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499-9 定价: 12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颶光恋”引子	1
卷一：王者之路	5
序幕：杀戮	7
第一部分：静默之上	25
插曲	185
第二部分：耀闪风暴	205
插曲	527
第三部分：垂死风暴	555
插曲	871
第四部分：暴风闪耀	891
第五部分：上之默静	1193
尾声：以何为贵	1236
尾注	1241
秘典	1242

插 图

柔刹地图	
阿勒斯卡及周边地图	6
沙兰的素描：飞鳐	55
堆木场地图	95
沙兰的素描：红甲蟹	157

破碎平原主地图	206
阿勒斯卡战争法典	285
战争营地图	324
古人描绘的巨壳生物	425
卡哈巴兰斯全貌	556
四城市地图，取自卡波萨的全能之主存在证明	612
沙兰的素描：页岩皮木	662
沙兰的素描：斧狐犬	715
人葬史	756
沙兰的素描：石壳木	846
纳瓦妮的笔记之一	939
沙兰的素描：植物	972
纳瓦妮的笔记之二	1055
塔地之战详图	1091
纳兰艾林浮雕像	1168



如果你对那场灾难视而不见，请别忘记奥纳和斯凯都死了，他们手上的神瑛都已被粉碎。雷瑟这么做大概是为了防止有人起来挑战他。

颶风后的第三天，达力拿与二子一同徒步穿越嶙峋的石地，前往国王设宴的谷地。

达力拿的读风者预测会有持续数周的春季，随后是夏季。但愿接下来真是夏季，而不会转成冬季。

“我又问过三名皮匠，”阿多林轻声道，“他们有不同的看法。看来，哪怕皮带确实被割过，在割破之前也已经很旧，所以涉及的因素比较复杂。他们最后的共识是，确实被割过，但未必是刀割的，可能只是自然磨损和划伤导致的撕裂。”

达力拿点点头：“我们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肚带断得蹊跷。”

“所以得承认：这又是国王捕风捉影的结果。”

“我会和艾尔霍卡谈。”达力拿打定主意，“告诉他，调查走

到了死胡同，问问他是不是还有其他需要调查的方向。”

“看来可行。”阿多林显得有些踌躇，但还是开口道，“父亲，您愿不愿谈谈飓风中发生的事情？”

“跟以前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可是——”

“今晚好好放松一下，阿多林。”达力拿不容辩驳地说，“我很好，或许让别人看到事情真相是好事，遮遮掩掩只会引发谣言，有些谣言比真相更糟。”

阿多林叹口气，但还是点点头。

国王的宴会总是开在户外，就在艾尔霍卡所居行宫的山脚下。如果读风者发出飓风将临的预警——或者正常的天气突然变糟——宴会就会被取消。达力拿喜欢户外，就算有装饰，塑魂术造出的建筑总有种洞穴的感觉。

举办宴会的低地灌了水，被改造成一片人工浅湖。一块块圆形就餐区露出水面，犹如小小的石岛。复杂精细的陈设和装饰均出自国王的塑魂者之手，也是他们令附近的一条溪流改道，为低地灌水。就像瑟拉塔勒，达力拿走过第一道人工桥时心想，他年轻时代造访过柔刹大陆西部，还有凇湖。

这样的小岛共五座，由桥梁彼此连通，桥上护栏带有精美的蔓叶花纹。宴会结束后，这些护栏都会收起，以免被飓风摧毁。今晚湖面飘着朵朵鲜花，随水流款款徐行。偶有一两艘巴掌大的船雕飘过，每艘都载着一枚发光的宝石。

达力拿、雷纳林和阿多林踏上第一座餐岛。“一杯蓝酒，”达力拿对二子说，“然后只能喝橙酒。”

阿多林不加掩饰地叹了口气：“这一次也不行——”

“只要你们还是家族的一员，就必须遵循法典。这没得商量，阿多林。”

“行，听你的。”阿多林说，“我们走，雷纳林。”两人从达力拿身旁离开，留在这座年轻光眼种聚集的岛上。

达力拿走向下一座岛，这是身份较低的光眼种待的。左右两侧的餐岛分别供女士和男士使用，但前方正中的餐岛不限制性别。

他身边是一些受邀的客人，正享受国王的款待。塑魂术造出的食物平淡无味，但国王奢华的盛宴上总能摆出香料和异域的荤腥。达力拿闻到了烤猪肉的香味，甚至有鸡肉——他已经很久没尝过这种来自深国的珍禽了。

一名暗眼种侍从路过。她穿着薄纱般的红袍，手举一盘橙黄的蟹腿。达力拿继续在岛上穿行，绕过一群群兴致高昂的宴客。大部分人喝着紫色琼浆，这种颜色的酒口味最浓郁，对身体的毒害也最强。几乎没人是戎装打扮。有几名男子穿着齐腰的紧身外套，但大部分人连样子都懒得装，穿着松松垮垮、袖口带花边的丝绸衬衣，脚上的拖鞋和这身打扮很登对。奢华的材料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这些时髦的客人不时瞥达力拿几眼，打量他、琢磨他。他还记得从前在这类宴会上，朋友、熟人——没错，甚至马屁精——会把他围得水泄不通。现在，没人接近他，但也没人敢挡他的道。艾尔霍卡也许认定他的叔叔日薄西山了，但他的威名还是能让大部分地位不高的光眼种退避三舍。

他很快来到最后一座岛，即国王所在的岛。只见石台外围竖着一圈柱子，挂着一盏盏宝石灯，绽放出蓝色颀光，一堆篝火占据了岛中央的醒目位置，红得发黑的木炭在火焰深处怒放出光和热。艾尔霍卡的主桌就在火堆后面，他正和几名轩亲王一同大快朵颐。男女宾客分别在岛台外沿的餐桌旁落坐——但绝不混坐一桌。

桥与石岛衔接的位置放着一张高脚凳，知策就坐在凳上。他倒是一身光眼种该有的打扮——笔挺的黑色制服，腰佩银剑。达力拿摇摇头，觉得实在太讽刺了。

知策正在羞辱踏上这座岛的每个人：“光明女士马拉凯！敢于向全世界展示这大祸临‘头’的发型，您真是太勇敢了。光明贵人马拉凯，希望您大驾光临之前提个醒，知道您到场，我宁可先吃了来，我很不喜欢吃饱饭以后被恶心到。光明贵人卡蒂拉！见到您真是太好了，您的面容让我想起了某个亲密的朋友。”

“此话当真？”皮肤又干又皱的卡蒂拉不知他卖的什么药。

“没错，”知策扬手示意他靠近些，“我的马。啊，光明贵人奈特夫，您今天有种特别的体味——是不是侵犯了一条湿漉漉的白脊？还是刚被人喷了一身鼻涕？亚拉米女士！不，请别开口——这样我还能幻想一下您的智力。还有光明贵人达力拿。”知策朝他点头致意，看着他从身前走过。“啊，亲爱的光明贵人塔瑟林，还在搞那个证明人类智力下限有多深的实验吗？值得钦佩！您确实具有实证精神。”

塔瑟林大摇大摆地拂袖而去。达力拿在知策的座椅边犹豫不决。

“知策，”他最终开口，“你没必要这么做，对吗？”

“一‘对’什么，达力拿？”知策眨巴着眼说，“眼？手？还是球币？我可以借你一只‘眼’，可是，俺只有一个‘奄’，如果给了你，谁来做知策呢？我也可以借你一只手，但恐怕这双粗手掏了太多猪粪，不适合您这样的人。如果我给你一只球，那要另一只来做什么呢？您看，两颗球我都离不开。”他顿了顿，“对了，您现在看不到。想看看吗？”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伸向裤腰带。

“知策。”达力拿正色道。

知策笑了，拍拍达力拿的胳膊：“抱歉，也许之前黄段子说得太多了，这群家伙引出了我最差劲的幽默感。我很想提高嘲讽的品位，可他们实在不懂得欣赏。”

“凡事小心，知策，”达力拿说，“这群家伙不会一直忍受下去。我不想看到你死在他们刀下，你骨子里是个好人。”

“没错，”知策扫视着岛台上的人群，“我骨子里很美味。达力拿，需要警告的人恐怕不是我。今晚回家后，好好告诫镜子里的那个人。传言满天飞啊。”

“传言？”

“嗯，传言是可怕的东西，就像瘰子，能长得一头一脸。”

“你是说瘤子？”

“都一样。看，他们正谈论你呢。”

“我一直被人谈论。”

“大部分时候没现在这么糟。”知策看着他的眼睛说，“你真的说要放弃复仇誓约？”

达力拿深吸一口气：“那是国王和我私下的谈话。”

“那他肯定说给别人听了。这群人是懦夫——所以一定觉得对懦弱最有发言权，他们一定在大谈你的懦弱。”

“飓风之父！”

“不不，我是知策，但我能理解为什么别人容易搞混。”

“因为你太能吹，”达力拿压着嗓子说，“还是因为你太吵闹？”

知策笑得咧开了嘴。“啧啧，达力拿！佩服佩服！也许我该让位给你！然后我就能当轩亲王了。”他顿了顿，“不，那太糟糕了，听了他们的言论，我转眼就会疯掉，很可能把他们杀个精光。到时候我会让飓风补他们的职缺，这样一来，王国的气运却会好很多。”

“谢谢你的忠告。”达力拿转身离去。

知策回身落座，目送达力拿一步步走远。“不必客气。啊，光明贵人哈巴塔夫！您的皮肤被太阳晒得这般红润，居然还穿件红衬衣，真有心！如果您总是这样，知策的工作就太没挑战性了，恐怕我的头脑会变得和光明贵人图穆尔一样愚钝！哦，光明贵人图穆尔！没想到您也在！我不想嘲笑您的愚蠢，说实在的，您蠢得不同凡响、理当大加赞美。尤纳坦大人、梅瑞女士，鉴于二位新婚燕尔，

这次我且放过你们，不过尤纳坦，我觉得您的帽子相当不俗，看来，在脑袋上戴一个有两顶帐篷那么大的玩意儿一定很方便吧？哦，您身后的女士不就是纳瓦妮吗？您什么时候抵达平原的？我怎么会没闻到呢？”

达力拿浑身一震，什么？

“很明显，你的恶臭盖过了我的气味，知策。”柔美的女声传来，“难道没人为吾儿做件好事，悄悄弄死你？”

“没有，还没人‘试’过，”知策被她的话逗乐了，“我自己的‘屎’已经够多了。”

达力拿惊诧万分地转过身。国王的母亲、仪态雍容的纳瓦妮就在他眼前，一头黑发编成精巧云鬓。可她不该出现在这里。

“我真心以为，”她说，“这种幽默不是你的水准，知策。”

“您也一样。”知策端坐在高脚凳上，笑道。

她翻了翻眼皮。

“很不幸，光明女士，”知策叹口气，“条件所限，我必须照顾这些人可怜的理解力。如果能逗您高兴，我可以试着拔高一下，用更加高雅的措辞。”他顿了顿，“您知不知道任何与尿溺合韵的词？”

纳瓦妮径自扭过头去，淡紫色眼眸盯着达力拿。她一袭绛裙典雅华贵，流光溢彩，没有丝毫刺绣装饰。她发间也装饰着红宝石，发髻中夹杂着几缕灰丝。众所周知，全阿勒斯卡很难找出第二个像她这么美的女人，但达力拿一直觉得这种形容还不够，他觉得全柔刹都找不出第二个能与她媲美的女子。

蠢货，他拼命把视线从她身上挪开，那是你兄长的遗孀。迦维拉尔死后，纳瓦妮和达力拿就应以姐弟相见。何况，他十年前死去的妻子又该放在什么位置？因为他的愚蠢，她被赶出了他的记忆。就算没法记起她，至少也该尊重她。

纳瓦妮为什么要回来？趁其他女子向她问好的当儿，达力拿忙不迭地来到国王桌旁，坐了下来。一名侍者旋即为他端来一盘佳肴——他们知道达力拿的喜好。

那是一盘热气腾腾的香料鸡，切成大块放在盘顶，底下的配菜是切成圆片的油炸天嫩——一种口感柔脆的淡黄色蔬菜。达力拿抓起一片面包，从右小腿的刀鞘里拔出餐刀。只要他在吃东西，纳瓦妮就没法靠近他，否则有失礼节。

艾尔霍卡宴会上的食物总是很不错，这次也一样。就这点而言，他很像自己的父亲。艾尔霍卡在桌子远端的主座朝达力拿点点头，然后继续和撒迪亚斯交谈。轩亲王罗伊翁在桌子另一侧，与达力拿相隔几个座位。那是他要接触的第一个轩亲王，会面安排在几天之后，目的在于说服对方共同发起一次高地联合作战。

其他轩亲王都不在达力拿近旁，只有他们——还有特别受邀的嘉宾——可以坐在国王的主桌上。有个得到邀请的幸运儿坐在艾尔霍卡左边，显然摸不准该不该参与这些大人物的谈话。

达力拿身后是潺潺流水，眼前是方兴未艾的欢宴。这是放松的时刻，然而阿勒斯卡人是个内敛的民族，至少比豪放的吃角族或雷希人内敛。但自达力拿儿时至今，他的同胞看起来变得越来越奢靡放纵。美酒毫无节制地灌入咽喉，佳肴在烤盘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第一座岛上，若干年轻人围成一圈，正在进行点到为止的决斗。宴会上的青年通常能找到借口，好脱下外套展示剑术。

女士的举止更文雅，但她们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这场盛宴。在达力拿所处的岛上，一些女子支起画架，正在写生、绘画或展示书法。和平常一样，她们的左手缩在袖子里，用右手创造出精妙的艺术。她们坐的高脚凳和知策之前用的一样——说实话，知策大概为那场小小的演出偷偷取了一张来。有几人引来了艺灵，那些微小的灵体在画架或桌台上方翻飞，变换着各种形状。

纳瓦妮已落座，身边聚起一桌地位显赫的光眼种女士。一名为女士上菜的侍者从达力拿面前经过。那道菜看起来也是用异国的鸡肉烹制的，但拌了蒸过的美夕果，浇了一层红褐色酱汁。小时候，达力拿好奇地偷尝过女性的食物，他觉得甜得令人反胃。

纳瓦妮把一样东西摆上了桌，那是一种打磨得光可鉴人的黄铜法器，有拳头大小，中央是一大块注入颧光的红宝石。红色颧光照亮了整张桌，在洁白的桌布上投下斑驳阴影。纳瓦妮拿起法器，翻了个面，向同席的友伴展示下方的足状突起。从那个角度看，这装置有点像甲壳生物。

我没见过这种法器。达力拿看着她的脸庞，暗暗赞叹她脸颊完美的线条。纳瓦妮是闻名遐迩的法器师，也许这件装置——

纳瓦妮看向达力拿，令他浑身一僵，她脸上闪过一丝心照不宣的笑容。还没等他来得及反应， she 就把头转开了。这风杀的女人！他一边想，一边装作埋头吃饭。

他确实饿了，只顾大快朵颐，几乎没发现阿多林来到跟前。这位金发青年向艾尔霍卡致敬，然后急忙跑到达力拿身旁，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父亲，”阿多林压低嗓门说，“你有没有听见他们说的话？”

“关于什么？”

“关于你！我已经打了三场决斗，因为那些人把你、还有我们家族说成是胆小鬼。他们说，你请求国王放弃复仇誓约！”

达力拿使劲捏着桌沿，差点拍案而起，但克制住了。“随他们说去。”他重新埋头吃饭，用餐刀扎起一块抹了料的鸡肉就往嘴边送。

“你真的说了那种话？”阿多林问，“是不是两天前和国王会面时谈的？”

“没错。”达力拿承认。

闻及此言，阿多林不禁叫苦：“我已经够担心了，之前——”

“阿多林，”达力拿突然打断他，“你能不能信任我？”

阿多林看着他，这年轻人双眼睁得老大，满是诚恳，但也满是痛苦。“我想信任您，飓风在上，父亲，我真的很想。”

“我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必须把它完成。”

阿多林凑近身子，轻声道：“如果那真的只是幻觉呢？如果你只是……老了呢？”

被人如此直接地质问，这是头一次。“如果说我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那是撒谎，可怀疑自己没有意义。我相信那些幻象是真实的。我能感觉到。”

“但——”

“此处不是讨论这种事的地方，儿子。”达力拿说，“我们可以以后再谈，我会听取你的意见，也会考虑你的意见。我保证。”

阿多林抿紧嘴唇。“好吧。”

“你担心我们的名誉，这没错。”达力拿把一条胳膊往桌上一支，“我以为艾尔霍卡明白人情世故，不会向别人透露我们的谈话内容，看来我本该直接请求他保密。另外，对于他的反应，你的推测也没错。经过这场交谈，我明白他永远也不会退兵，所以我改变了策略。”

“什么策略？”

“赢下这场战争。”达力拿斩钉截铁地说，“停止这种争夺琼心石的乱战，停止消磨耐心、无休无止的围困。我们要想个办法，把仆族智者的主力引到平原上，发动伏击。打个歼灭战，摧毁他们的战斗力。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想办法突袭其中枢，消灭或俘虏其首脑。就算是深渊恶魔，被斩首后也会停止战斗。复仇誓约必将兑现，然后我们就可收兵。”

阿多林沉思良久，用力点点头：“就这么办。”

“没有意见？”达力拿问道。通常，他的长子总有不少意见。

“你刚才要求我信任你，”阿多林说，“何况，对仆族智者发

动猛烈攻击，这种策略我当然会支持。不过，我们得好好制订计划，因为这恰恰是你六年前极力反对的打法。”

达力拿点点头，用指节叩击桌面：“那时，连我也把王国看作各个自行其是的公国的组合。如果我们各自为战，攻打中央平原的行动只会换来被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下场。但如果十名轩亲王的军队能协同作战呢？如果有国王的塑魂者提供食物，士兵携带移动工事，就地组装抵御飓风呢？如果我们的总兵力达到十五万呢？如果仆族智者想包围我们，就让他们试试，只要有塑魂者，若有必要，哪怕造桥的木头我们也能凭空制造出来。”

“那需要各军彼此高度信任。”阿多林的语气有些犹豫。他朝主桌远端望了一眼，撒迪亚斯就坐在那个方向。阿多林的脸色阴沉下来，“如果我们貌合神离，最终会进退两难。如果轩亲王们在行军途中发生争执，那将酿成大祸。”

“我们先想办法让他们合作。”达力拿说，“我们离这个目标已经很近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接近。六年了，没有一个轩亲王允许部下骚扰其他部队。”

但这仅限于在破碎平原。在阿勒斯卡国内，他们依旧为争夺领地或清算旧账去打一些毫无意义的仗。这太荒唐了，可让阿勒斯卡人停止战争仿佛就像阻止风的流动那般困难。

阿多林点点头：“这计划不错，父亲，比撤兵强得多。但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停止眼下的高地乱战，他们喜欢这场游戏。”

“我知道。如果我可以让一两名轩亲王和我共享兵力及资源、联合出击，那么也许能离我们对未来的期望更近一步。我们还要设法把仆族智者的主力引到平原上，在某块面积较大的高地与他们交锋，只是我目前还没有头绪。不管怎样，我们这些各自为战的军队需要学着互相配合。”

“还有那些嚼你舌根的人，该拿他们怎么办？”

“我会以轩亲王的身份正式驳斥此事，”达力拿说，“措辞必须谨慎，不能有损国王的英名，同时还要说明真相。”

阿多林叹道：“驳斥一下就完了，父亲？”

“对。”

“为什么不找他们决斗？”阿多林又凑近一些，恳切地说，“说些义正词严的话也许可以阐明你的想法，但别人会觉得不疼不痒。挑几个说你懦弱的人，直接向他们挑战，让所有人记住冒犯‘黑荆棘’是个错误！”

“我不能那么做。”达力拿说，“法典不允许我这种身份的人参与决斗。”阿多林或许也不该决斗，但达力拿没有强迫儿子完全戒除。决斗是他的生活。当然，还有他追求的女性。

“那就把家族荣誉托付给我，”阿多林说，“我会和他们决斗！我会带着碎瑛甲和碎瑛刃站在他们面前，向他们展示一下你的荣誉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和我自己去决斗没什么区别，孩子。”

阿多林摇摇头，目不转睛地看着达力拿，仿佛在探寻什么。

“怎么了？”达力拿问。

“我想知道，”阿多林说，“对你影响最大的究竟是什么。幻想、法典，还是那本书。又或者三者其实没有区别。”

“法典与二者无关，”达力拿说，“那是古阿勒斯卡的传统。”

“不，有关系，父亲，三者都有关联，它们以某种方式在你身上结成一体。”

达力拿沉思片刻。这孩子的话是否有道理？“我有没有跟你说那个国王扛大石的寓言？”

“说过。”阿多林说。

“真的？”

“说了两次，而且你又让我听别人读了一遍。”

“噢，好吧。在同一章节还有另一段文字，讲述了以武屈人和以德服人的区别。阿勒斯卡人太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因为某人说我是懦夫而挑战他，这不会改变他的想法。这么做也许能堵住他的嘴，但不能改变他的心。在这一点上，我知道自己是对的，你得相信我。”

阿多林叹了口气，起身道：“好吧，正式的驳斥总好过什么也不做。至少你没有完全放弃捍卫自己的荣誉。”

“我永远不会，”达力拿说，“但我得小心行事，不能让这个王国更加四分五裂。”他埋头继续吃饭，用餐刀扎起最后一块鸡肉送到嘴里。

“那我回原先的岛上去了。”阿多林说，“我……等等，那不是纳瓦妮伯母吗？”

达力拿抬起头，吃惊地发现纳瓦妮正朝他们走来。他低头一看，盘里的食物已被他不知不觉间吃了个精光。

他叹口气，按捺心神，起身致意。“玛萨娜，”达力拿微微欠身，用了称呼姐姐的正式称谓。纳瓦妮只大他三个月，但还是该这么叫。

“达力拿，”她唇角轻扬，微微一笑，“还有亲爱的阿多林。”

阿多林露出爽朗的笑容，从桌边绕过去，和伯母拥抱。她把禁手隔着袖子放在他肩头，这是只有家人之间才能有的亲密接触。

“您何时回来的？”阿多林松开胳膊，问道。

“今天下午刚到。”

“为什么要回来？”达力拿厉声道，“我以为你该协助王后守护国王在阿勒斯卡的权益。”

“噢，达力拿，”纳瓦妮深情款款地说，“还是老样子，总这么刻板。阿多林，我亲爱的孩子，你和姑娘处得如何？”

达力拿嗤之以鼻：“他还是像跳快步舞一样换伴换个不停。”

“父亲！”阿多林抗议。

“阿多林，我为你高兴。”纳瓦妮说，“你还年轻，不该早早定下终身。年轻的意义就在于趁生活还充满乐趣时去充分体验。”她瞥了达力拿一眼，“既然没老，就不用强迫自己变成乏味的人。”

“谢谢伯母。”阿多林咧嘴一笑，“请恕我失陪，我得把您回来的消息告诉雷纳林。”他快步走开，留下达力拿尴尬地在那儿，与纳瓦妮隔桌相望。

“达力拿，我有这么吓人吗？”纳瓦妮冲他扬了扬眉毛。

达力拿一低头才意识到自己还抓着餐刀不放，餐刀有锯齿状宽刃，必要时能当武器。他“咣当”一声把刀放到桌上，然后一皱眉，为自己弄出这么大动静而害臊。方才和阿多林谈话时的自信仿佛突然间烟消云散。

慌什么！他心想，她只是亲戚。每当和纳瓦妮说话，他总觉得仿佛是面对一头最最危险的食肉动物。

“玛萨娜，”达力拿意识到他们还站在原地，隔着一张狭窄的长桌，“也许我们该换个地……”

纳瓦妮冲一名侍女招招手，打断他的话头。那女孩很小，刚到要套袖子的年纪。她赶紧跑去取来一张矮凳。纳瓦妮指了指自己脚边，那个位置距桌台只有几步。侍女有些犹豫，但纳瓦妮的手势变得更加坚决，她只好照吩咐放下凳子。

纳瓦妮仪态万千地坐下来，这并不算在国王的主桌落坐——那是只属于男性的——但绝对够近，足以挑战陈规。侍女退了开去。在桌子另一头，艾尔霍卡注意到母亲的举动，但什么也没说。没人会责备纳瓦妮·寇林，就算国王也不会。

“坐下，达力拿。”她的语气变得急切，“我有些要紧事得和你谈。”

达力拿叹了口气，但还是坐下了。他们周围的座椅还是空的，岛上的乐声和嘈杂的交谈声足以避免两人的对话被第三者旁听。有